

花岡河的風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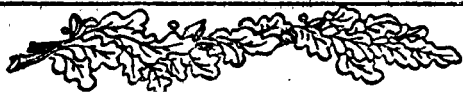
洛 澤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花岡河的风暴

洛 澤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插图作者：日本木刻家新居廣治藏平二郎。

花岡河的风暴

洛 澤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号 1453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0 1/8 字數 177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2,000 定价(6) 0.89 元

內 容 提 要

在抗日戰爭期間，日本軍國主義者把俘虜的中國士兵和人民，成批成批的劫往本國，強迫他們服苦役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，曾以種種殘忍的手段，百般的摧殘與瘋狂的虐殺着被俘的中國軍民。在日本各地，曾製造了無數件血腥的大屠殺案。

這部長篇小說，是以發生在日本秋田縣的、曾轟動一時的“花岡慘案”為題材，揭露了敵人的血腥罪行，並描寫了幾個被俘的共產黨員如何團結與帶領着群眾，在敵人的心臟里與敵人展開了一場惊心动魄的鬥爭。

目 次

1	花岡河靜靜的流着	1
2	中山寨	20
3	第二班	46
4	初次反抗	92
5	在工地上	108
6	鬼花样儿	139
7	薛同道死了	163
8	怒火在燃燒	172
9	大鬧中山寨	182
10	战斗在秋叶山上(一)	207
11	战斗在秋叶山上(二)	231
12	三天三宿啊!	277
13	当胜利消息傳来的时候	304

1 花岡河靜靜的流着

花岡河靜靜的流着。

花岡河把花岡矿山劈成了南北兩块，从矿山的脚下流过。它卷載着高原的泥沙，卷載着灰青色的銅矿矿渣，沿着群山的山脚向东流着。多少年来，它一直是这样靜靜的向东流着。

在花岡河的北岸，有一条干枯的、被挖掘得破破爛爛的新河道，它象一条遍体鳞伤的巨蛇，僵躺在花岡河边，而又弯弯曲曲的伸向东北方的群山里。太阳落山了，一个个的山峰上，正燃燒着落日的紅光；茫茫的夜霧，却从山谷底、从干枯的新河道里升騰起来了，使得还在河道里劳动着的人們，显得更加疲憊和憔悴。

散布在这漫長的河道上劳动着的六七百个人，有的戴着破战斗帽，有的光着那長着一寸多長头发的腦袋；有的穿着掉了一只袖子的破褂子，有的光着那脊骨峻起的黑脊梁；有的穿着草鞋，有的光着那淌着膿血的泥脚；有的扎着裹腿帶，有的挽起褲腿露着兩只象鎬把似的大腿。看来，他們就象傳說中的古代的奴隶群，在深谷底的黃昏里，蹣跚的游

动着。

这是一群中国战俘和劳工，他們在日本輔導員^①的監督下，挖掘着花岡河的新河道。他們吃力的掄着十字鎬，弓着身子鏟掘石子，有的抬起那沉重的石头包，在輔導員的吆喝和皮鞭下，掙扎的又爬上了陡坡。

一年前——一九四四年的五月，矿山由于盲目的开采，花岡河水冲垮了七号矿井，使二十多个日本工人和朝鮮人惨遭灭頂。因此，矿山才决定將花岡河改道繞过矿山，使它向东北方流瀉。七月底，承包花岡河改道工程的鹿島組株式会社，从日本政府手里接收了三百个从大陆上劫来的战俘和劳工，又接收了几百个从朝鮮半島上被迫离乡背井来当苦力的朝鮮农民。他們在日本工头的皮鞭下，在这河道上开始了艰苦而又繁重的劳动。他們帶着病，忍着飢餓，在酷夏烈日的烤烙下劈开了山头，在秋天濃霧弥漫的深谷里抬着石头，在严冬的大风雪天里，被迫光着脚站在冰水里挖掘着河道。仅仅九个月的时间，仅仅在这三百个中国战俘和劳工中，就有一百八十多个人付出了生命。

“会社”为了加速河道改道工程的进行，从而获得更大的血腥利潤，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和六月初，先后兩次从政府手里接收了六百八十四名中国战俘和劳工，在他們到来的第二天，就被輔導員們赶上了工地。

① 即监工的日本工头。

一个月前，鹿島組株式會社花岡出張所所長河野，就下了命令，他要改道工程在七月底洪水期前竣工。新河道的竣工日期一天天迫近了，而工程却照样是那么緩慢的进展着。會社方面就一再加工加點，督促得更加严厉，甚至，在六月下旬又强迫展开了为时一周的“突貫期間”^②。

現在，花岡河的改道工程在緊張而又緩慢的进展着，在皮鞭和血与火中进展着。

“怎么还他媽的不收工呀？”薛同道望着剛跑開的一個輔導員的背影，自語的罵着，他用鉄鉞撐住麻木的身體，望了望那小土崗子——那是号兵王占祥吹号时常常站的地方，立刻，他失望的沉悶的哼了一声，朝他身边的李冬景問道：“怎么还他媽的不收工呢？天快黑了！”

“黑了？”李冬景无声的苦笑了一下，举起胳膊抹去了臉上的汗珠子，說道：“駝雞巴打灶火，捶打黑了拉倒。”

听到他倆的談話，看到薛同道那掙扎着的樣子，石黑城扶着十字鎬直起腰來，滿是胡子的大黑臉上，挂拉着黑色的汗珠子，他擦也沒擦，說道：“頂不住了吧，老薛？看你，晌午也沒有吃……”

“嗯，”薛同道那沙啞的嗓音微顫着，他咬住牙，強打起精神回答道：“頂……頂得住！”

“就是鉄打的人也頂不住呀！”石黑城用鼻子冷冷的哼

② 加重对战斗員們的奴役。

了兩声，說道。他那大黑臉上，立刻透出了憤怒的神情，他用閃射着凶光的兩只大眼睛，在河道里掃視了一下，過了一會，他帶着沉重的語氣說道：“一天吃兩個狗蛋大的橡子面饅頭，干他媽的十二三個鐘頭的活兒……他媽的！”

“嘿！十二三個鐘頭兒你就抗不住了，十五個鐘頭你也得抗。大老黑，別拉稀！”剛抬石頭回來的張二虎，扛着根大木杠子呼呼地喘着氣，眯縫着一對小眼，瞅着石黑城的側臉，嘻皮笑臉的又接着說道：“大太君的說話的有，每天再給你加上三個鐘頭。”

石黑城沒答理他，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象是說：“這小傢伙，成天嘻皮笑臉的，誰老是跟你開玩笑呀！”

石黑城這種不耐煩的神氣，張二虎是覺察到了，他那洋溢著孩子氣的小黑臉上，立刻露出了委屈的神情。他賭氣把木杠子往地下一戳，噘起小嘴來，咕咕噥噥地說道：“哼！愛信不信，反正人家說花岡街上和礦山那大鐵架子上，還有那花岡橋上，都貼滿了大標語……”

“那是干什么呀？”李冬景猛然問了一句，打斷了他的話。石黑城也扭過大黑臉來，眨巴着兩個大眼睛，象是很注意的聽着他的話。左右勞動着的人們，也都向這邊張望着。

張二虎覺得自己的話象磁石般的吸住了人們，他頓時提高了他那特有的尖嗓子說道：“說是什么——什麼突貫期間……”

“什麼突、突貫期間呀？”拖着鐵鉤、彎着腰溜過來的劉

秋，瞅着張二虎的脊梁吭吭吃吃的問了一声，又眨动着浮腫得象一对馬鈴鐺似的眼皮，慌張的朝河道的兩头張望了几下。“那是个什么，什么玩意儿呐？”

“就是一天再給你小子加上三个鐘头的工，”張二虎猛地轉过身来，唾沫星子几乎噴在刘秋的脸上。“就是这个玩意儿！”

“給我——？”刘秋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瞅着張二虎那小黑臉，不由得倒退了两步，一下子就瞪着眼、張着嘴楞在那里，象是什么大禍临头！不只是他，就連每个人都一楞。

“你听誰說的？”过了一会，不知誰問了一句。

“老王！”張二虎立刻清脆的回答了一声。他轉动着身子，眨巴着細眯眯的小眼，在身旁的人群中寻找着剛才問話的人，他並沒有发现是誰問的，可是，他又覺得象是大伙問的。他立刻回答道：“伙房的老王呀，晌午他送飯来的时候，亲口对我說的，哼！你們爱信不信，要不，怎么这个时候了还不收工呀？”

真的呀，不然为什么現在还不收工呢？

石黑城虽早已覺察到这是事实了，但当他看到張二虎那三分滑稽七分孩子气的小黑臉时，尤其看到他那在兴奋时常常眯成一綫的小眼睛时，他覺得就有些不相信了。所以，他又問了一声：“是真的嗎？”

人們都怀着半信半疑的神情，瞅瞅張二虎，又看看石黑城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最后，人們的視線，驀地一下都集中

在班長張華的身上了。

一直沉默的听着大家嚷嚷，而又在凝視着山峰楞楞出神的張華，這時候才回過頭來瞅了瞅人們，一道陰沉的冷光在他的瘦削的臉上掠過，他說：“這——也許是真的吧！”

誰也沒有听清楚他說的是句什麼，但每個人卻從他的神色上感覺到了。立刻，象是一塊塊的大石頭，壓上了人們的心頭，誰也不吭一聲了。

“可不真的！”張二虎脹紅着小黑臉，朝着張華急呼呼的嚷了一句。他覺得大家太不相信他了，尤其是連班長這麼一個有見地的人，也象是不相信他的話似的，他恨不得長上八張嘴一齊嚷，但他急得不知怎麼說好，頓時，他那小黑臉都脹紫了。“要胡弄你們，我是你們大伙的兒！”

大家剛要發笑，忽然，“干……干……干活呀！快……快……”楊志忠第一個先望到了沿着堤岸朝這邊走來的兩個輔導員。他張開了那口吃的嘴，結結巴巴的吼叫了起來。劉秋卻第一個哆里哆嗦的溜開了。大家都散開彎下腰來，又吃力的掄起了鎬，揚起了鍬。張二虎扔下木杠子，吭吭吃的搬滾着一塊大石頭。

楊志忠眨巴着鼓溜溜的一對蛤蟆眼，瞟了瞟跳下河道來的清水和石川，討好的叫了起來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快的干活呀！回……回家吃……吃飽飯呀！”這油腔滑調的叫喊，就象一陣冷風，在人們的脊梁骨上掃過，使得每一個人從心底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，一個個都暗暗的咒罵着

这个不要臉的家伙。正搬滾着一块大石头的張二虎，使勁把大石头翻一个滾，就瞪楊志忠一眼，罵他一声：“×你个奶奶！”再把大石头翻一个滾儿，又瞪他一眼，罵他一声。

“干……干活呀——回……回家吃……吃……”

“啪”地一声，一皮鞭把他的“吃吃”声打断了。清水用鞭杆子狠狠的戳打着楊志忠的脊梁骨，用生硬的中国話罵道：“你的什么什么的說話？媽那个！”又狠狠地抽了他几鞭子。

張二虎心里怪痒痒的，有一种說不出来的高兴。他用足了力气一搬，大石头連滾了兩個滾儿，躺到草包里去了。猛然，他听到了一声“你的！”他觉得脊梁骨凉嗖嗖的，心里一顫，暗暗的說了声：“糟了！”

“你的！哈哈……”清水大声朗笑着，用鞭杆子敲打着他的腦袋叫道：“你的，干活的大大的，頂好，頂好！”

張二虎一揚臉，兩個輔導員已經走开了，石川那家伙还屡屡回头，啊！他为什么还抿着嘴笑呢？張二虎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，一屁股蹲在那块大石头上，摸着腦袋上暴起的疙瘩，朝着兩個輔導員的背影罵道：“干活大大的也挨几家伙，我×你們个奶奶的！”

張华望着張二虎的这种神气，不由得凄然一笑。他觉得打在这孩子头上的皮鞭，真正的体现着一种奴隶的滋味。他的心痛楚着。

“哼！”石黑城的大黑臉阴沉得怕人，他瞪了張二虎一

眼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：“活該！”

張二虎沒有听到石黑城的話，更沒有覺察到張華的心情，他还在撫摸着头上的疙瘩，噉着小嘴，气鼓鼓的一声不吭。

“好險！好險！”过了好大一会，刘秋擦着脖頸上的冷汗，吞吞吐吐嘟囔着直起腰来。“这可不是鬧玩的……”

“就是你胆小，他狗日的們还敢吃了你？”張二虎冲着刘秋呵叱道，仿佛他那滿肚子的怒气，一下子就要傾瀉在他身上。“看你那个鬼样儿，胆小鬼！”

是的，誰都知道，刘秋是个胆小鬼，成天价不言不語，一見到輔導員，就吓得打哆嗦；一听到吼罵或鞭响，他渾身就会冒出冷汗来。听到張二虎的呵叱，他毫无反应和表情。当不知从哪里又傳来了几声吼喝和一陣皮鞭声时，他立刻又埋下腰挖起土来了，握在手中的鉄锹直抖，他一定以为輔導員又过来了吧！他头也沒有敢抬一抬，含含糊糊的咕囔了一声：“又过来了！”

人們本能的一楞。張二虎急忙朝四下一扫，並沒有发现什么，他扭动了一下屁股，象是坐的更牢了，自言自語的罵道：“他狗日的們打死我，我也不动了。我×他們个奶奶的！”

“二虎，快！”張二虎的罵声剛落地，李冬景就冲着他叫了一声。

張二虎騰地站了起来，一眼扫見了走过来的清水，他压低着尖嗓子叫道：“冬景，快，快，咱倆抬！”

“二虎！你不是說，他狗日的們打死你，你也不動了嗎？”
李冬景走到他跟前，悄悄問道。

張二虎抱起了木杠子，咧着小嘴，翻眨着眼皮瞅着李冬景，難為情的嘻笑着說：“他狗日的們不是沒打死我嗎？我就得勁。嘻嘻！”

“這個小家伙呀！”石黑城望望抬着大石頭包走開的張二虎的背影，吐吃的說了一句。他那陰沉得怕人的大黑臉，一下子開朗起來了。

“快快的，快快的干活！”

“干活！快快的！巴格牙魯！”

吼喝聲和皮鞭聲，隨著清水一齊滾騰了過來。空氣突然緊張了起來，深谷里的黃昏也頓時顯得濃重了。

*

*

*

收工號到底還是響了。疲累的人們，一個個伸伸酸痛的腰，拄着鎬、鋤，拖着沉重而又麻木的兩腿，一個中隊一個中隊的聚攏着，橫排在輔導員們面前。經過一陣騷亂，一中隊已經開步走了；三中隊那邊還在響着皮鞭聲；二中隊呢？

“統統的前邊的來，來來！快快的！”小個子清水正夫鼓着圓溜溜的小肚子，咧開大嘴象頭公牛似的吼叫着。他滾動着那兩只餓狼似的眼珠子，滴溜溜的橫掃着面前那二百多人的行列。“前邊的來來，快快的——巴格！”他揮舞着皮鞭，不時狠狠的抽打着地面，石頭子在他的腳下亂蹦亂滾。在他身旁的石川，仍象往常在這樣的場合一樣，陰沉着

臉，呆呆的站立着。这个会說中国話的人，却一声不响。

緊張而又沉重的空气，在深谷底流滾，順着河道流滾着。

“巴格！快快的前面的来，来！”

行列中的人們，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一个个睜大着惶恐的眼睛。象往常一样，他們又不自主的向前挪动着脚，漸漸的，二百来个人都站上前来了。

“巴格！”象平地爆响了一个炸雷，清水暴跳了起来，吼叫道：“支那人的，心的統統的坏了，大大的坏了的！吃飯的大大的，干活的——小小的！”突然，他掄起了皮鞭，象一条瘋狗似的扑进了行列，咆哮着、窜跳着，象是要用他的凶爪撕开每个人的心膛。皮鞭象一陣暴雨似的落在人們的头上和身上。

飞起的皮鞭，朝着刘秋打下来了。他本能的用手一擋，“啪”的一鞭，打在他的手上，他呀的叫了一声，抖甩着象被刀子割掉似的疼痛的指头，兩眼直勾勾地瞅着那又掄起的皮鞭，他退了兩步。清水咧开那象是一口要把他吞下似的大嘴，吼叫着又扑了过去，把刘秋打翻在地上，用一只脚踩住了刘秋的大腿，又用鞭杆子戳搗着他的鼻子喝道：“太君的打你，你的跑？——跑！”

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刘秋，不敢哭也不敢叫，身体象抽筋似的哆嗦成了一团。

一直木然的站在清水后边的石川，臉上的紅潤漸漸地

消失了，兩腮的肌肉在抽搐着。

“希迷子桑！①”这时候，他气吁吁的却又是那么輕声的喚了一声。

满头冒着大汗，喘着粗气，剛又掄起了皮鞭的清水，慢騰騰的垂了鞭子，轉过头来冷冷的扫了他一眼，沒有理他。不，象是更加憤怒了！他又掄起皮鞭，照着脚下的人沒头沒腦的狠打起来。刘秋用兩只胳膊死命的摟抱着腦袋乱滾乱叫，几次坐起来哭着哀告：“太君！饒……饒命吧！”又几次被打倒在地上。毒狠的皮鞭撕开了他的衣服，揭起了一絲絲的皮肉。猛地，刘秋抱住了清水的一条腿，又仰起了那浮腫的血泪模糊的臉来，苦苦的哀告道：“太君呀！你，你别打、打……”凄惨的哀告声又被一陣凶暴的鞭声打断了。

每一个人的肉体 and 每一顆心，都象遭受着鞭撻而痛楚着；一个个都屏住呼吸，搭拉下腦袋，一口一口的吞咽着热泪……

眼前的景象，把石川拉回到那战争的年代，那血与火的日子去了。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小队長命令他縱火烧房，当他举起火把时，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太，哭嚎着扑倒在他的脚下，他一时楞住，不知所措。田中小队長却提着皮鞭奔扑过来，掄起皮鞭，揚起長統靴，乱踢乱打那个白发蒼蒼的老太太，老人就在他的脚下翻滚号哭……

① 日語：清水君。

“住手!”

一声暴叫,把石川的思想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拉了回来,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一个额上挂着两道血痕的小伙子,冲到了清水的面前。

“不准打!”那小伙子又吼叫了一声,把紧握起的拳头叉在腰上。

人们的心随着震动了一下。“啊!薛同道!”行列中有人在心底惊叫了一声。一个个都惊楞的注视着眼前这即将爆发的事情。

这突如其来的怕人的家伙,真使清水吃了一惊,他不自主的退了一步,那高举着的皮鞭慢悠悠的落了下来。他稍微定了定神,才大声喝道:“南尼——?①”

“不准打!不准打!”一个字一个字从薛同道那紧闭着的牙缝中迸了出来。他紧握拳头,挺直身子,凶凶的目光象两把刀子似的逼视着清水,他象一只斗架的雄鸡那样展着翅膀,作着就要扑过去的姿势,喝道:“你们分给我们这么多的工,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工呀!吃的是,吃的是他妈的橡子面,橡子面呀!”他也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,就象机关枪似的一口气喷射了出来。一阵晚风吹来,掀起了他的破褂子,那袒露出来的干瘪的胸膛,在呼吃呼吃的鼓动着,他把一只脚踏上前去了……

① 日语:什么?